

吐鲁番出土泥塑文物的造型与色彩艺术探析

姚书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我们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各种类型泥塑文物的造型与色彩应用两方面,可看到唐时雕塑艺术发展的轨迹,即从易到难、从简到繁,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为了追求审美意向,塑造者发挥了唐代独有的写实艺术风格,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极具动感、色彩艳丽的艺术形象,通过它们有助于认识当时曾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感受其文化、艺术造诣和当时的物质、精神文明,也为我们研究唐代的雕塑艺术和服饰艺术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关键词:阿斯塔那 出土泥塑 造型 色彩

中图分类号:J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577(2013)03-0018-07

雕塑艺术,是造型艺术的一种,又称雕刻,是雕、刻、塑三种创制方法的总称,主要指用各种可塑材料(如石膏、树脂、粘土等)或可雕、可刻的硬质材料(如木材、石头、玉石、玛瑙等),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的可视、可触的艺术形象,借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理想的艺术。

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精美的雕塑艺术作品,包括保存于地面的木雕、石雕、泥塑以及出土于地下各种质地的雕塑作品,这些雕塑艺术品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状况。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雕塑,虽然是作为随葬明器用品,但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所以,从其造型来看,具有较强的写实性。

由于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大,虽然我们的前辈曾花费毕生精力进行过整理和研究,但仍有许多文物没有彻底完成整理工作,如泥塑文物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近几年来,

我们在继续整理上述泥塑文物的过程中,经认真仔细观察和分析,从中又发现了一些未经整理、鲜为人知的文物信息,特别是各种类型泥塑文物的造型与色彩应用两方面,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就上述两个方面选择了部分有代表性的泥塑文物作一简要阐述,使爱好泥塑文物的诸位读者对其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出土雕塑文物的背景与研究价值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面积10平方公里。这里是西晋至唐代高昌居民的公共墓地。吐鲁番地区气候异常干燥,每年日最高气温高于摄氏35度的热天达100多天以上,夏季地表温度高达摄氏70度以上。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6毫米左右,但蒸发量却达2800毫米以上,这样异常干燥的气候,对于古墓葬里的文物,无论是丝、纸、木、陶、雕塑,还是干尸而言,真可谓得到了天然的保护。所以,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素有“地下博物馆”的美称。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的考古工作者为配合当地的农田水利和道路建设,先后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进

收稿日期:2013-06-07

作者简介:姚书文(1955-),男,四川射洪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及相关研究。

行了十余次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约500座^[1]，出土了一大批晋至唐代时期的陶器、木器、文书、织物、绢画、雕塑类文物。这批晋至唐代文物的出土，是研究新疆历史乃至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的珍贵史料。

在阿斯塔那出土的这批文物中，泥塑文物占有很大比例，虽说大部分墓葬被盗扰，但出土的彩绘泥塑文物其数量之大、保存状况之完好、内容之丰富，无论在新疆地区还是在内地都是极少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时期新疆和中国雕塑史的缺环，为研究新疆和中国的雕塑史及葬俗史、社会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

阿斯塔那出土的泥塑文物，以唐代的为主，据考古发掘时出土的墓志纪年载，主要集中在7~8世纪，也就是唐代的前至中期，我们通过对这些文物的研究，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高昌居民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社会风貌、心理意识以及艺术风格、衣饰穿戴等等。下面就新近整理出的泥塑文物，从造型和色彩方面做一简要描述，对其进行分析和对比。

一、素面小泥俑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泥塑文物中，有一种小型泥塑比较特殊，这类小型泥塑从造型和制作方法来看，比较随意和简练，即均用土黄泥手工捏制而成，体量较小，大部分高度在4~8厘米之间，最高的仅在12厘米左右，宽度为2~4厘米。在阿斯塔那发掘的400余座墓葬中，有17座墓葬出土了类似的小泥塑，共出土小泥俑130余件。如编号60TAM319号墓（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该墓的时代为魏氏高昌时期，即501~640年）出土小泥塑俑的造型与制作方法极为简单，整体呈圆柱状，只有头脸部，双眼较深，鼻梁也较高，无口部，上下两端较平，施彩非常简单，只在头顶略施以黑色，其他部位均无彩绘，高度3.9~6厘米，宽度在3.8厘米左右（图1）。

编号60TAM322号墓（该墓时代为唐龙朔三年，即公元663年）出土的小泥塑俑，其造型不同于60TAM319号墓，最高的有9厘米，体型大多呈长椭圆形，双眼为较深的两个小坑，双眼中间为较高的鼻梁，无颈部，口部较明显，腹部一般刻画

有三道纵向小槽，用来表示下肢，无上肢和足部，底部一般呈圆形，每件小泥俑的头顶均涂有少量黑色，但脱落较严重，其他部位均无彩绘（图2）。

编号60TAM317号墓（该墓时代为唐龙朔二年，即公元662年）出土的小泥塑俑与上述墓葬出土小泥塑俑的造型均不同，已显现出基本人型，体型为上窄下宽，头、颈部和肩部较明显，双眼为

较深的两个小坑，双眼中间为较高的鼻梁，口部较明显，无上下肢和足部，底部较平便于放置，通身无彩绘。其高度为6.5~7厘米，宽度2.5~4厘米（图3）。

上述三座墓均属唐代初期，出土的此类小泥塑俑在造型上虽有不同，但其制作方法和风格却基本相似，色彩的应用非常单调，除了少量的黑色外，均无其他色彩。经统计整理，出土类似风格小泥塑俑的有以下墓葬：

1959~1973年发掘出土的素面小型泥塑共135件，其中60TAM317号墓12件；60TAM319号墓9件；60TAM322号墓26件；60TAM325号墓9件；60TAM330号墓3件；60TAM334号墓16件；60TAM337号墓15件；60TAM338号墓4件；64TAM4号墓1件；66TAM47号墓6件；66TAM48号墓12件；68TAM102号墓1件；69TAM135号墓2件；69TAM140号墓1件；72TAM150号墓6件；73TAM116号墓9件；73TAM213号墓3件。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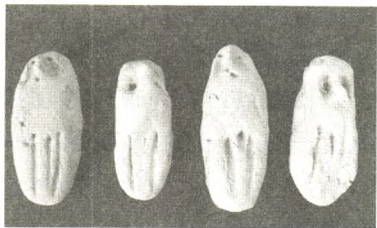


图2



图3

从目前整理的资料来看,出土此类小泥塑俑的这17座墓葬均属于唐早期,墓内同时出土的其他随葬品较少,不论是在品种、数量或质量方面都不如同时代其他墓葬丰富,从这种小雕塑的造型和表现手法来看,可以说是不成熟的初期雕塑作品。此类雕塑作品的出现和使用,也许是一种葬俗的体现,或者是当时最底层贫民受经济条件制约的直接反映,所以,这种现象并非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雕塑水平。

二、武士俑

1959~1973年间出土的泥塑武士俑共78件,这类泥塑武士俑的主要特点,一是造型开始注重写实,人体比例掌握的较准;二是色彩的使用逐步丰富。

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座墓葬出土的武士俑。编号73TAM210号墓(该墓时代为唐贞观二十三年,即公元649年)出土的泥塑武士俑,其外形也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头戴平顶风帽式头盔,面部用黑彩勾画出眉毛、双眼及“八”字胡须,口涂朱红色,身绘白地灰黑线条及点状赭石色盔甲纹,外披花青色长及脚部的斗篷,足部不明显,双手环抱于胸前,均有持物的痕迹,这种身披斗篷造型的武士俑极为少见(图4)。另一种则头戴尖顶风帽式头盔,身绘花青色及黑色线条盔甲纹,无斗篷。其宽度为5~7厘米,通高在22~28厘米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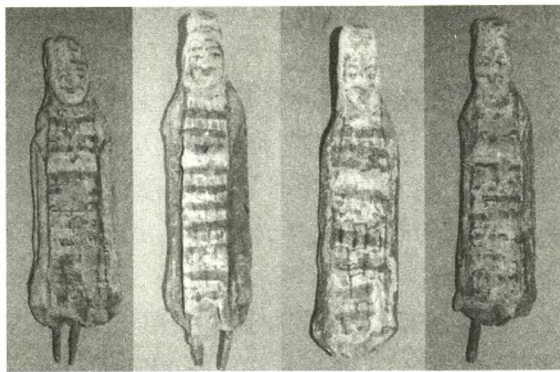


图4

编号72TAM201号墓(该墓时代为唐咸亨五年,即公元674年)出土的武士俑与上述210号墓的武士俑相比,在造型上略有差别,色彩运用上差别不大。该武士俑头戴风帽式尖顶头盔,面施粉红色,眉心处和面部两侧均施以红点,并用黑彩勾画出眉毛、双眼及胡须,身绘灰黑相间、长及

膝盖下的盔甲纹,腰间施黄色腰带,盔甲纹的线条较粗,主色调以灰和黑为主,其色彩较单调。武士脚穿黑靴,双手环抱于腹部,并持一木仗,背部较平。通高27、宽8厘米(图5)。

如编号72TAM187号墓(该墓时代为唐载初元年,即公元689年)出土的一件彩绘武士俑,其造型与上者基本相似,但色彩较丰富,武士俑头戴风帽式尖顶头盔,头盔的下沿长及肩部,其双手环抱于腹部作持物状(双手的虎口处有插孔),身绘长及膝盖的盔甲纹,武士面部施粉红色,并用黑彩勾画出眉毛、双眼及胡须,口部涂有朱红色,头盔和盔甲纹用花青色绘出较宽的横线条和黑色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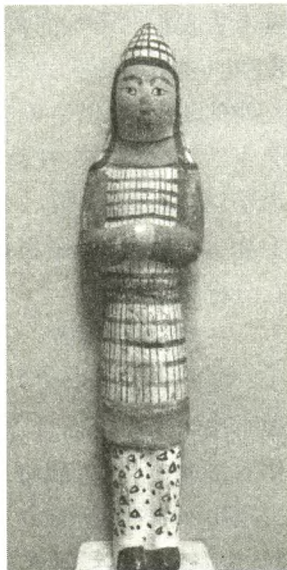


图6

绘出的竖线条组成网格状表示,头盔的边沿用宽线条赭石色作装饰,而护脖的色彩为石绿色,双臂涂丹红色,盔甲的下摆边沿同样绘石绿色,腿部一般在白底上绘圈点纹,双手环抱于腹部作持物状,双脚穿乌鞋并拢直立。高度29厘米,宽8厘米(图6)。

编号73TAM224号墓(具体年代不详)出土泥塑武士俑16件,武士俑均头戴尖顶风帽式头盔,其造型有两种,一种面部轮廓较小,额头和下颚部分被头盔与护脖包裹,而头盔上半部分较长,身绘红地或灰地黑线条盔甲纹,腰系黑带,脚穿黑色长腰靴,双臂绘丹红色或赭石色(色彩略有脱落),有双臂环抱于腹部作持物状的,也有左臂



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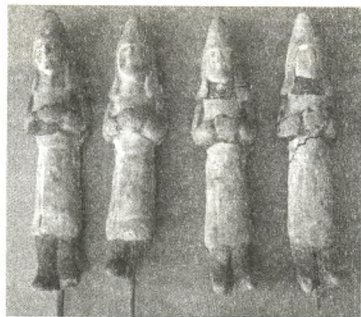


图8

弯曲至胸部,右臂自然下垂作直立状的。通高一般为19~24厘米之间,宽度5~6厘米之间(图7)。

另一种武士俑的头盔部分略短,身绘灰地盔甲纹(色彩脱落严重),护脖与双臂绘赭石或丹红色,双手环抱于胸部做持物状,脚穿黑色长靴,其体量略小于上者,双脚呈“八”

字形直立,通高一般在13~14厘米之间,宽度3厘米左右。一座墓内出土两种造型不同的武士俑,此现象在阿斯塔那墓葬中还不多见(图8)。

编号72TAM215号墓(该墓时代为唐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出土的一件武士俑最具特色(或称作天王俑),不但体量大,而且造型和色彩非常精美,属于较成熟的雕塑作品。该武士头戴土黄色泥质头盔(色彩已脱落),盔顶为火炬状的装饰物,双目圆睁,面宽口阔身穿至膝盖且绘宝相花纹边饰的铠甲,有护肩和护胸,下肢绑有护腿,其上亦饰宝相花纹;左手握空拳上举,右手握空拳弯曲置于腰部(从其姿态看应持有武器),桔



图9

红色护膊上饰有花纹,腰系深褐色编制腰带,脚穿褐色长靴,呈“八”字形站立。通身色彩丰富艳丽,形象生动,面貌威武,整件作品将盛唐时雄猛的武士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通高114.5、宽43.5、厚23厘米(图9)。

三、马俑

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从久远的古

代开始,马就是人类日常生活得力的帮手,发挥着多种作用。在全国各地,出土于各个历史时期有关马的文物层出不穷,数量非常之多,同样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泥塑文物中,与马有关的泥塑就有一百多件,其中有体型健壮、姿态优美、色彩艳丽、无骑者的彩绘马俑;也有比例准确、四肢直立、有骑者的彩绘马俑,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如编号72TAM187号墓(该墓时代为唐载初元年,即公元689年)出土的两匹彩绘马俑,其中一匹通体施花青色,马头高昂,双眼大而暴突,双耳直立,马嘴大张,露出一口白牙,一副怒发冲冠的神态。马鞍绘红彩宝相花纹,鞍头施以淡黄色,鞍垫绘白地桔红色虎皮纹,后桥两侧各有一小孔,胸前挂五支红缨穗,四肢直立,泥质小翘尾,通高75、长83厘米(图10)。另一匹通体施褐色彩,马头高昂,双耳直立,颈部及臀部两侧施黑白花斑,马背配黑边白地褐色虎皮纹鞍毯,绿色马鞍,上绘深褐色宝相花纹,左前肢弯曲收起,余三肢直立,用麻丝做尾巴(图11)。



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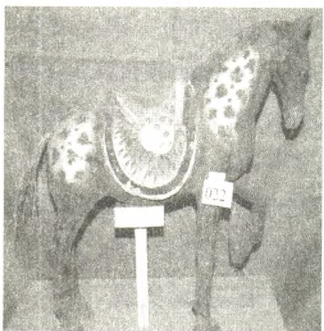


图11

这两匹马俑塑造的不但体型大,造型优美,动感强,而且肌肉饱满、体格健壮、色彩丰富艳丽,为典型的盛唐时期的彩绘骏马形象。

编号73TAM222号墓(该墓时代为唐咸亨二年,即公元671年至武周证圣元年,即公元695年间)出土的泥塑马俑,四肢直立,马颈较粗长,马腿较短,整体看不合比例,略显笨拙,制作手法较粗糙,似不成熟的雕塑作品。马的通身为灰白色,只用黑彩勾出眼睛、马络、鬃毛、肚带等,垫黑



图12

色彩方面来看,均不如上述187号墓出土的彩绘马俑,虽然该墓的年代略早于187号墓不足20年(图12)。

四、骑马武士俑

1959~1973年间出土的骑马武士俑共40余件,如编号72TAM187号墓(该墓时代为唐载初元年,即公元689年)出土的骑马武士俑,其制作手法、姿态以及体量的大小方面均非常相似。如武士均端坐马上,面部塑造红润丰满,头戴白地黑线条勾勒成格纹的风帽式尖顶头盔,面施粉红彩,用黑彩勾画出眉毛、双眼及胡须,口涂朱红色,武士颈部均有桔红色或褐色护脖,身绘白地黑线条盔甲纹,脚穿乌靴,左手作持缰状,右手置于右侧自然下垂。武士双臂的颜色一般有绿色和桔红色等。马俑均为四肢直立,马身用黑彩勾画出马络、鬃毛、缰绳及肚带等,多数马俑的胸部与臀部施桔红色或绿色红缨束,黑色马鞍居多,马背垫黑色鞍毯,马鞍后桥两侧均绘有三至五根条带。马的颜色一般有黄色、赭石色、褐色、白色等,尾巴有小翘尾和麻尾两种,通高在35厘米,长30厘米左右。骑马武士俑的整个雕塑造型逼真,色彩丰富,人物形象充满生机,再现了唐代西域军队的威严阵容,为我们研究唐代军事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形象资料(图13)。

五、骑马男俑

在阿斯塔那出土的泥塑文物中,不仅有阵容庞大的骑马武士俑,还有姿态和色彩各异的骑马



图13

色鞍毯,无骑人的痕迹,马鞍后桥两侧各有五条条带,泥质小翘尾,整件马俑的色彩显的较单调,从其造型与

男俑,从其造型和衣着装饰来看,似为文官类人物。1959~1973年间发掘出土的这类骑马

男俑共80余件,其制作手法以及体量的大小均非常相似。从姿态来看,骑者大多端座马上,头戴黑色幞头,脑后垂黑色双巾,面施粉红,并用黑色绘眉毛、双眼及胡须,双臂或单臂略前伸作持缰状,身着圆领长袍,腰系黑带,服装颜色有石绿、赭石、淡黄、花青等。脚穿黑色尖头长靴,部分骑马俑色彩脱落较严重。马俑通身一般为土黄、枣红、花青、褐色、黑色等,四肢直立,带马鞍,大多为黑色鞍垫,马身用黑彩勾画出马络、鬃毛及缰绳等,尾巴为泥质小翘尾或麻尾(图14)。

如编号60TAM336号墓(暂无具体年号,可能是麹氏高昌时期,即501~640年^[1])出土的26件骑马男俑中,有6件骑马男俑的造型应是准备出行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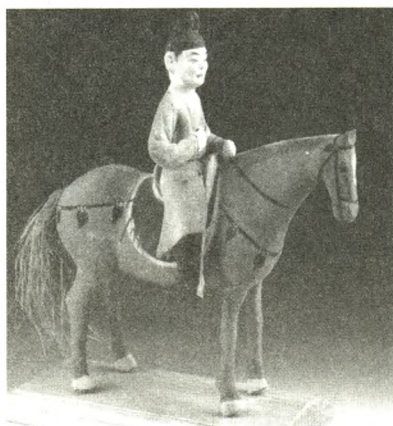


图14

猎形象,即骑者均端坐马上,左侧挎弓,右侧挂箭箠,双手略前伸作持缰状,骑者一般头戴黑色幞头,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脚蹬黑色尖头靴。有4件骑马俑造型为吹奏俑,即骑者端坐马上,口部张开,右手紧靠口部,左手前伸似持乐器作吹奏状,但所持物已失。

同墓出土的还有6件骑马俑,姿态作奔跑状,骑者上身略前倾,双手作持缰状,马俑四肢前伸后蹬作腾空飞奔状。这种骑马俑体量较小,通高一般在14、长15厘米左右,色彩脱落较严重,尾巴为泥质小翘尾。

编号72TAM187号墓(该墓时代为唐载初元年,即公元689年)出土的一件打球俑造型非常生动,骑者头戴黑色幞头,面色红润,浓眉吊眼,留“八”字胡须,身穿褐色圆领长袍,腰系黑带,脚穿长筒乌靴,身体略前倾,右手侧上举,手持一木棍,骑在一匹四蹄腾空、疾驰飞奔的白色骏马上做击打的姿态。该俑塑造的极有动感,从其造型来看,无论是人物的击打姿态还是骏马的飞奔动作,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作者将当时打



图15

马球运动的激烈场面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图15)。

六、骑马女俑

在出土的彩绘骑马俑中,不但有威

武雄壮的骑马武士俑和生动活泼的骑马男俑,而且还有色彩艳丽、端庄典雅的骑马女俑。1959~1973年共发掘出土骑马女俑40余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72TAM187号墓(年代同上),该墓出土骑马女俑共20余件,其色彩保存非常完好,造型基本相似,即仕女均端坐马上,左臂弯曲作持缰状,右臂自然下垂,从头部的装饰看,有的头戴帷帽,并施面纱,有的则头梳双垂髻,别无其他装饰。部分马俑已失,骑者均身绘彩装,色彩较艳丽,女俑面部较丰满,并用黑彩绘出眉毛及双眼,口涂朱红,上身一般着桔红、绿色、粉红等“V”型领或圆领上衣,下着绿色、赭石色、花青色等碎花或竖条纹长裤。有部分骑者的上下肢缺失。马俑绘桔红、赭石或花青色。完整的骑马女俑通高一般在36、长32厘米左右。

如编号72TAM187-131骑马女俑,该女俑头戴黑色高顶帷帽,帷帽下沿四周围以薄纱,薄纱内是一张丰满俏丽的仕女面孔,仕女头梳高发髻,黑色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杏眼,挺直的鼻梁,朱红色樱桃小口,身穿淡粉色“V”型领碎花长袖上衣,下穿深绿色树叶纹长裤,脚穿尖头黑色长靴,左手持缰,右手自然下垂,体态端庄,怡然自得,挺胸端坐在马鞍上,一副贵妇人骑马整装待发的姿态。健壮的马俑为枣红色,颈部与臀部两侧施白地花斑,黄色马鞍下垫黑色鞍毯,马笼头以及胸部和臀部的鞅带下均绘有圆形的黄色装饰图案,麻尾,直立的四肢下端为白色。这件骑马女俑为典型的唐代贵妇人骑马出行的代表作品(图16)。

另一件骑马女俑编号为72TAM187:144,这件女俑的衣着打扮与上者略有不同,该女俑头梳双垂髻,也称作垂挂髻,这种发型将头发梳成髻

垂挂在耳侧,多见于宫女以及年龄偏小的女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丫环的发型。侍女面部丰满,略施胭脂,浓眉杏眼,鼻梁挺直,朱红色樱桃小口,身穿桔红色圆领袍,腰系黑带,脚穿尖头黑色长筒靴,左手持缰,右手自然下垂,挺胸端坐在马鞍

上。圆领袍是唐朝男装中最为流行的服饰,它和幞头、靴子成为男子的套装。该俑穿着桔红色圆领袍,无疑反映出唐代女子女扮男装的流行时尚,这种女着男装的风尚,主要受西域的影响。《洛阳伽蓝记》讲于阗国“其俗妇人袴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2]马俑为白色,并用黑色绘马鬃、拢头及鞅带,胸部与臀部的鞅带下均绘有黄色装饰图案。这件骑马女俑如不看面部及发式,只看颈部以下,其造型与上文提到的骑马男俑相对比,并无差异。但与上一件骑马女俑相比,差别就较大,如头部的装饰和衣裙的色彩及花纹等都比前者简单的多。所以,从其简单的装束来看,后者应该是前者的仆人或贴身丫鬟之类(图17)。

编号72TAM230号墓(该墓年代为唐武周长安二年,即公元702年)出土的一件骑马侍女俑,其造型与上者差别不大,但在色彩的应用上却不同于上述骑马女俑,也是阿斯塔那出土女俑中很少见的。该女俑同样头梳双垂髻,但垂髻较前者略小,表面的纹路也不同于前者。侍女面部丰满,额间绘花钿,两颊略施胭脂,柳眉杏眼,鼻梁挺直,朱红色樱桃小口,面带微笑,内穿花青色长袖圆领衫,外穿桔红色“V”型领短袖小襦,其上绘有宝相花纹。下穿绿、



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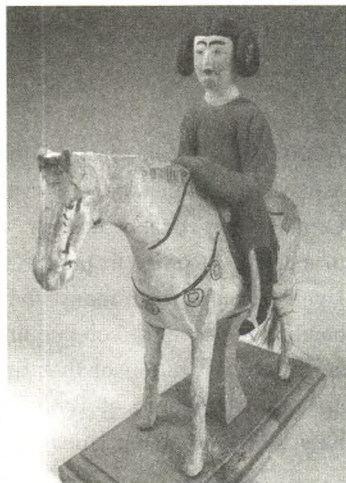


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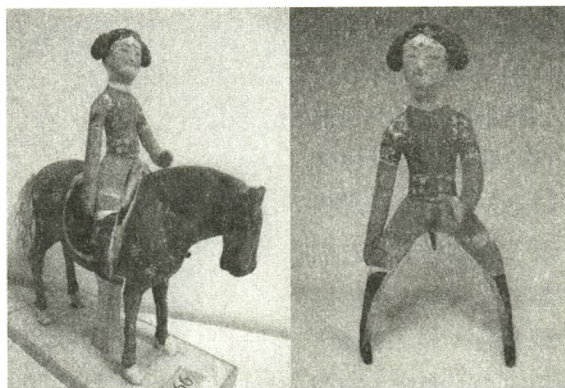


图18

黄、花青色相间的长裤,脚穿黑色高腰尖头长筒靴,左手持缰,右手自然下垂,挺胸端坐在马鞍上。这件骑马女俑,从其头部的装饰打扮来看,似为年龄较小或是丫鬟之类的女俑。特别是该女俑身穿的“V”型领短袖襦,领口开的非常低,已接近腹部,再加上鲜艳的色彩和华丽的图案,使这件女俑的外表打扮显的即年青又“时尚”。这种造型与彩绘服饰的骑马侍女俑在阿斯塔那出土的泥塑文物中目前发现仅此一件(图18)。

在唐代,骑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体育运动,因此崇尚健康美的唐人热衷于骑马驰骋,如河南洛阳出土的唐三彩和本文所述的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大量彩绘骑马俑形象等,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骑马女俑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唐代妇女的地位也在提高,她们骑着高头大马,穿着华丽的服装,与男人们一起骑

马出行,而有的女俑则身着男装骑马而行。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唐代女着男装是对男权的向往和挑战,从服饰层面追求和男人平等,进而达到精神人格和男人平等。

七、结语

我们从上述出土泥塑文物的造型以及色彩应用方面可看出唐时雕塑艺术发展的轨迹,即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从易到难、从简到繁,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如前文提到的从造型即简练且无彩绘的小泥俑到造型生动、色彩丰富绚丽的骑马男女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雕塑艺术发展到成熟期,为了追求审美意向,塑造者发挥了唐代独有的写实艺术风格,塑造了极具动感的打马球俑、华贵高雅的骑马贵妇俑以及神态谦恭、服饰华丽的骑马侍女俑等,所有这些写实的艺术作品,也正符合了东方审美情趣观,同时,其造型艺术的发展轨迹和绚丽色彩的充分运用,也为我们研究唐代的雕塑艺术和服饰艺术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种作品留给后人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审美旨趣,而且还会引起我们无穷的遐想和思考。

参考文献:

- [1] 王炳华.解密吐鲁番[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10,123.
-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古代西域服饰撷萃[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99.

(责任编辑:李开荣)

Artistic Analysis on the Shape and Color of the Clay Figurines Unearthed in Turpan

Yao Shuwen

(Xinjiang Museum, Urumqi, Xinjiang 830000)

Abstract: We can discover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he art of sculptures in Tang Dynasty on the two aspects of shape and color application from the various types of clay figurines unearthed at the Astana Cemetery of Turpan, namely, the one from easy to difficult, from simple to complicated, and from immature to mature. In order to pursue the aesthetic intention, shapers exert the uniquely realistic style of art of Tang Dynasty, and create many vivid, very dynamic, and colorfully artistic images. The images not only help us to cognize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rience the culture, artistic attainments and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 that time, but also provide the strong evidence toward the research on the sculpture art and costume art of Tang Dynasty.

Key words: Astana; Unearthed clay figurines; Shape; Color